

第五章 十字架的分界

这世界的国度并不是神的国度。神在他的心意里有一个世界的系统——他所创造的宇宙，这个宇宙是以他的儿子基督为元首（西一 16-17）。但是撒但藉着人类的肉体，建立了一个敌对的制度，圣经称之为「这世界」，——在这个制度里面，我们也都包含在内。这世界为撒但自己所治理。所以撒但在事实上就成为「这世界的王」（约十二 31）。

两个创造

因为第一个创造，在撒但的手里已经成为旧造。所以神现在所关心的，已经不再是头一个创造，他乃是关心第二个创造。他引进一个新造，一个新的国度，与新的世界；旧造和旧国度以及旧世界里面的任何东西，都不能带到这个新造的里面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在这两个敌对的国度中，我们究竟属于那一个？

当然，使徒保罗并没有让我们怀疑，事实上现在我们是属于那一个国度。他告诉我们，神藉着他的救赎，「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」（西一 12-13）。

但是为着要带我们进入他这个新的国度，神必须先在我们里面作一件新的事情。他必须先使我们成为新造，否则我们就不配进入新的国度。「从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。」（约三 6）「血肉之体，不能承受神的国；必朽坏的，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」（林前十五 50）无论你受了怎样的教育、熏陶，和改良，肉体仍然是肉体。我们是否适合新的国度，完全在于我们属于那一个创造。我们是属于旧造呢，还是属于新造？我们是从肉身生的呢？还是从灵生的？我们是否适合新的国度，最终的根据乃是在乎我们的来源问题。问题不在于好或坏，而在于是肉体呢，抑或是灵？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」，肉身绝对不会生出别的东西。旧造里面的任何东西，绝对不能进入新造的里面。

我们若真的明白，神为着他自己所寻求的，完全是新的事，我们就会清楚的看见，我们绝不能以旧造里面的任何东西，来贡献于新造。神为着他自己要得着我们，但是他不能把老旧的我们，带到他原初的计划里面。所以他首先以基督的十字架来除掉我们，然后藉着复活，给我们新的生命。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（原文是一个新创造）；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」（林后五 17）既成为新造的人，就有了一种新的性情，和一套新的官能，我们就能进入新的国度，与新的世界。

十字架是神结束「旧事」的方法，他把我们的「旧人」完全放在一边；神又藉着复活，将我们在那个新世界里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交给我们。「所以我们藉着受浸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；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，从死里复活一样。」（罗六 4）

宇宙中最大的否定就是十字架，因为神藉着它扫除了一切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。宇宙中最大的肯定乃是复活，因为神藉着它，将一切他所要的东西带进新范围。所以复活站在新创造的门槛上。一个人看见了十字架已经结束凡属于第一个国度的事物，复活带进了一切属于第二个国度的，这是一件有福的事。凡是开始于复活以前的一切，都必须除尽，因为复活是神的新起点。

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个世界，一个是旧的，另一个是新的。在旧世界里，撒但有绝对的统治权力。可能在旧造里你是一个好人，但是当你属于旧造的时候，你是在死的定罪之下，因为凡属于旧造的，没有一点能带到新造的里面。十字架是神的宣告，一切属于旧造的必须死。凡属首先的亚当的一切，没有一件可以带到十字架的这一边来，甚么都要在那里结束。我们越快看见这件事越好，因为神是藉着十字架，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逃避旧造的途径。神将属于亚当的一切，归结在他儿子的身

上，然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；所以在他里面，一切属于亚当的都被除掉。神彷彿向整个世界宣告说：「我已经藉着十字架，把一切不属于我的摆在一边；你们这属于旧造的，也都包括在里面，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！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这个判决。

这一点就引我们到受浸的问题。「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浸归入和的死么？所以我们受浸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。」（罗六 3-4）这些话有甚么重要的意义呢？

在圣经里面，受浸是与得救相联的：「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。」（可十六 16）我们虽然无法根据圣经说受浸的重生，却能说受浸的得救。甚么是得救呢？得救与我的罪没有关系，与罪的权势也没有关系，却与这世界的系统有关系。我们是陷在属撒但的世界系统里。所以得救乃是从撒但的世界系统里出来，进入神的世界系统。

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保罗这样说：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」（加六 14）彼得曾记载有八个人，「藉着水得救」（彼前三 20）。这预表更阐明了十字架的意义。挪亚与他一家因着信进入方舟，就从败坏的旧世界里出来，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。这不重在说到他们因此得以免去淹死，乃是重在说到他们从败坏的世界出来了。这就是得救。

接着彼得又说：「这水所表明的受浸，现在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也拯救了你们。」（21 节）换句话说，藉着十字架的那一方面，就是受浸所表明的，使你从这个邪恶的世界里被拯救出来，并且藉着你的受浸，确定了这一点。受浸的一面是「归入他的死」，结束了一个旧的创造；但是受浸的另一面也是「归入基督耶稣」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创造（罗六 4-6）。当你下到水中，你的世界，也和你一同下到水中。当你在基督里起来的时候，你的世界已经淹灭了。

保罗和西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对禁卒说：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」他们并且把主的道讲给禁卒和他全家的人听。禁卒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浸（徒十六 31-34）。他们这样作乃是在神、属神的子民和属灵的权势面前，见证他们实在已经从被审判的世界中被拯救出来。结果他们「因为信了神，都很喜乐」。

因此，受浸的问题不仅是洒水或浸入水的问题。受浸是一件太大的事，与我们主的死和复活有关；并且与两个世界有关。凡在信奉异教的国家工作过的人，都知道受浸所引起的问题是何等的。

埋葬就是结束

彼得又继续说，受浸是「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」（彼前三 21）。如果没有人问我们，我们就不能回答。如果神没有说甚么，我们便无需回答。但是他已经说了话；他藉着十字架对我们说了话。他藉着十字架告诉了我们，他对于我们，以及世界，和旧创造，旧国度的审判。十字架不只是基督个人的——不是一个「个人」的十字架；它是包罗万有的十字架，是一个共同的十字架，包括着你和我。神已经把我们各人都放在他的儿子面前，并且在他里面把我们钉了十字架。在末後的亚当里面，他已经把属于首先亚当的一切都扫除净尽。

我要怎样回答神对于旧创造的判决呢？要求受浸就是我的回答。为甚么呢？在罗马书六章四节里面，保罗解释说，受浸就是埋葬：「所以我们藉着受浸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。」受浸的本身虽然不是死，也不是复活，但受浸却是与死和复活相关联，因为它是埋葬。甚么人有资格被埋葬呢？当然只有死了的人！因此我若要求受浸，那就是宣告我已经死了，所以我只配放在坟墓里。

可叹有人竟以埋葬作为致死的方法；他们想藉着埋葬自己而死！让我着重的说，除非我们的眼睛蒙神开启，看见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死了，并且与他一同埋葬了，我们就没有权利受浸。我们所下到水里去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承认，在神的眼中看来，我们已经死了。我们就是为着这事作见证。神的

问题简单又明白。他说：「基督已经死了，我已经将你包括在他里面。对于这件事你现在要说甚么呢？」我的回答是甚么呢？我要说：「主阿，我相信你已经钉了十字架。对于你已经将我交付给你的死与埋葬，我只说是的。」他已经将我交给死亡和坟墓；我请求受浸，就是公开承认这件事。

在中国，有一个妇人的丈夫死了。她因为悲痛而疑狂，拒绝埋葬她的丈夫。一天又一天，他的尸体留在房子里有两个礼拜之久。她说：「他没有死；我一天和他说话。」这个可怜的女人不愿意埋葬她的丈夫，因为她不相信他已经死了，我们甚么时候才愿意埋葬我们亲爱的人呢？乃是当我们绝对的相信，他们已经死了。如果他们还有一线希望，我们绝不会埋葬他们。因此我们甚么时候要求受浸呢？那就是当我们看见神的方法是完善的，而我是该死的，并且当我真正相信神已经把我钉了十字架。当我这样完全相信我在神面前已经死了，我就请求受浸，我说：「赞美神，我死了！主阿，你已经杀了我；现在把我埋葬吧！」

在中国有两个紧急救护机构，一个是红十字会，一个是蓝十字会。红十字会的工作是救护，并医治那些在战场上受了伤却还活着的人。蓝十字会的工作，乃是埋葬那些由于饥荒、水灾，或战争中死亡的人。神在基督的十字架里所给我们的对付，远比红十字会的工作猛烈。他从来不作弥补旧造的工作。他甚至把还活着的人钉死，并且埋葬，使他们从死里复活而有一个新生命。神已经作了钉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现在已经被算为是死者，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件事，服从蓝十字会的工作，用埋葬来印证死的事实。

今日有一个旧世界，也有一个新世界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，有一个坟墓。神已经将我钉死，但是我必须同意被交给坟墓。我的受浸证实了神在他儿子的十字架里所给我的判决，并且确认我已与旧的世界分开，现在属于新的世界。所以受浸不是一件小事。它对于我乃是与旧的生活方式作一个自知确定的分离。这就是罗马书六章二节所说：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」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：「如果你们要继续在旧的世界里，为甚么还受浸呢？如果你们还打算在旧的世界里活下去，你们根本就不该受浸。」我们一旦看见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同意把旧造埋葬，而为新造奠定根基。

罗马书六章五节的话，仍然是对那些受了浸（3节）的人说的，保罗说到我们是「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」。因为藉着受浸，我们在象徵上承认，神在死与复活的事情上，已经完成了我们与基督密切的联合。有一天，我试着向一个弟兄强调这个真理。那时我们正在一起喝茶，我将一些糖放在我的茶里，然後搅一搅。几分钟之後，我问他：「你能否告诉我，现在糖在那里，茶在那里？」他说：「不能，你已经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它们现在已经无法分开了。」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，但是却帮助他看见了我们在死里与基督联合的密切和定局。是神把我们放在那里的，神的作为是不能反转的。

那么这个联合在事实上，有甚么意义呢？受浸後面的真实意义，就是我们藉着十字架进入了基督那历史性的死里，以致他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。因着我们的死与他的死如此密切的相连为一，就无法分开。当我们下到水里，我们乃是承认这个历史的「浸」，就是神所作成与他的联合。我们今天在受浸时当众所作的见证，就是承认两千年前基督的死，乃是一个包罗万有大能的死，它的大能和包罗，已经除去并结束我们里面一切不属于神的东西。

复活进入新的生命

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」（罗六5）

在复活上现在有了不同的象徵，因为有些新的东西引进来了。我是藉着「受浸归入他的死」，但我却不是同样的藉受浸进入他的复活。赞美主！是他的复活进到我的里面，将新的生命分给我。在主的死里面，我们所着重的，乃是专在「我在基督里面」。关于复活，虽然我也是在他的里面，但所着重的却是「基督在我里面」。基督怎么能够把他的复活生命交通给我呢？我怎样接受这个新生命

呢？保罗用「与他联合」这几个同样的字，给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。因为在希腊文里面，联合这个词也有「接枝」的意义，这给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，说出基督的生命，藉着复活交通给我们。

在福建的时候，我曾去访问一个龙眼园的主人。他的龙眼园约有三四亩地，其中约有三百棵龙眼树。我问他，你的树接过枝吗？他回答说：「你以为我会种一些没有接过枝的果树，浪费我的土地吗？对于没有接枝的老树干，我能够盼望它们有甚么价值呢？」

我於是请他解释接枝的过程，他欣然的告诉我说：「当一棵树长到一定的高度，我就把树顶砍掉，然後在上面接枝。」他指着一棵特别的树对我说：「你看见那棵树吗？我称它为父树，因为所有接枝用的枝子，都是从那棵树上取来的。如果我任凭那些树自己生长，不给它们接枝，它们的果子就像杨梅那么小，而且皮厚核大。那棵父树的果子却有梅子那么大，并且皮很薄核又小，所有接过它枝子的树，也都结出它那样的果子。」我又问他：「怎么会这样的呢？」他说：「这很简单，我将一棵树的性质，移到另一棵树上。我在那棵树身上切开一条裂缝，把一条好树的树枝插进去，然後绑好，让它去生长。」我问说：「它怎样能生长呢？」他说：「我不知道，但是它实在生长了。」

他又指给我看一棵树，在接枝下面的老树干上，结了一些坏果，在接枝以上的新树干上，结了许多好果。他说：「我留下这些结坏果的旧枝，来表示两者的不同。从这棵树的身上，你可以明白接枝的价值。现在你一定明白了，我为甚么只种植接过枝的树。」

一棵树怎么能结出别棵树的果子呢？一棵坏树怎么能结出好果子呢？只有藉着接枝，就是把好树的生命接进去。人尚且能把一棵树的枝子接在另一棵树上，何况神，岂不更能将他儿子的生命，接到我们里面来吗？

有一个中国妇人，她的手臂烧伤得很厉害，被送到医院里去。为着防止伤处结疤时厉害的收缩，必须在受伤的地方上面，移植一些新的皮肤。医生曾试着从那个妇人自己身上取一块皮肤，来移植在她的手臂上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因为她的年纪太大，而且营养不良，她的皮肤不能用来移植。後来一个外国护士，捐赠了一块皮肤给她，手术就因此得以成功。新皮肤与旧皮肤缝在一起，妇人的手臂完全好了，她就出院了。但是在她的黄手臂上，却留着一块白色的皮肤，说出了这一个故事。如果你问我说，别人的皮肤，怎样能长在那个妇人的手臂上？我只能说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它实在是这样长了。

如果地上的一个外科医生，能够从一个人的身体上取下一块皮肤，移植在另一个人的身上，难道神这更大的外科医生，还不能把他儿子的生命，接种在我们的里面吗？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怎样作成的。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那里去；凡从圣灵生的，也是如此。」（约三 8）虽然我们不会说，神怎样在我们里面作了他的工，但是神已经在我们里面作了。对于这件事我们不能作甚么，也不需要作甚么，因为神藉着复活已经作成了。

神已经作了一件事。世界上只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，这生命已经接种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里面。我们称之为新生。新生的意义，就是人接受他从前所没有的生命。那并不是说，我天然的生命已经完全改变了，乃是另一个生命，一个完全新的生命，神的生命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。

神已经藉着他儿子的十字架，除去旧造，为要藉着复活带进在基督里的新造。他已经关闭到那个旧的、黑暗的国度去的门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。我的荣耀就是在这件已经作成的事里面——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」（加六 14）我的受浸就是对于这件事的公开见证。正如我藉的口作的见证，是为着使我得救——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」（罗十 10）。